

不大可能的朋友：安德魯和東尼

「我很少為任何人感到驕傲。」在這一系列採訪中，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兩位朋友談論他們是如何相遇的、彼此看重的什麼，以及他們如何克服了分歧的意見。

2023年12月9日

安德魯·塔克 (Andrew Tucker) 在公務部門工作，是英格蘭索爾茲伯里的領導力教練和女子足球教練。已婚有

2個女兒，並於2006年成為天主教徒。東尼·牧林斯Tony Mullins目前正在英國吉林漢姆攻讀歷史碩士學位。他和各種各樣的動物一起生活，包括一隻美國斯塔福德郡狗和一條牛蛇，並於2015年決定成為錫克教徒。

你們兩位是怎麼認識的？

安德魯：我們是在90年代中期認識的，當時我們都只有15歲。

東尼：安德魯和我是在我們支持的足球隊Dulwich Hamlet認識的。是的，大約在90年代中期，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是什麼讓你們成為不大可能的朋友？

東尼：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。我生長在倫敦一個很多元的區域，起碼在種族和宗教方面，並且有許多來自不同背景的朋友。我不認為世上有不可能成為朋友這種事，我堅信善良會尋求

善良，所以我和安德魯成為朋友並不令人感到驚訝。

安德魯：我們有著非常不同的社會背景和經歷，過著（至少在外表上）很不同的生活。我們的政治觀在不同時期或近或遠，我們的宗教信仰也大不相同。我們兩人都的確有種相當幼稚的幽默感！我認為最不可能的方面是，如果沒有Dulwich，我們幾乎是不可能相遇的，因為我們的社交圈子截然不同。

東尼：如果你非要強求一個答案的話，我可能會回答我們來自不同的社會背景，但即便如此，這也是次要的。很明顯，我們的信仰非常不同，他是天主教徒，而我是錫克教徒，何況我並非天生就信那個教。

你們是否能自如的向對方提出不同的意見？

東尼：我們的分歧幾乎總是在信仰問題上，雖然還有更多的事讓我們團結

在一起。關於信仰的分歧是完全自然的，因為我們選擇了兩條不同的道路。當我們意見不同時，我們會很尊重地討論彼此的觀點，我很喜歡這樣，最後我們會同意我們的不同意處。我們的錫克教經典教導信徒，每一種信仰都有很多值得學習的東西和了不起的價值，所以我很重視從這些看法的分歧中，學習天主教的內容。

安德魯：我們看法的分歧經常都很自然地開始。我們談話時，往往會四處漫遊，而且常常變得相當個人化。最終，我認為我們都認同我們的友誼與是否需要彼此苟同的關係不大，更關鍵的是基於對另一個人的真誠友愛和感情。

真誠的友愛和感情從何而來？你們如何表達它？

安德魯：我有很多例子，特別是在參加一個共同的好友的殯葬禮的前後，我們能在一起。但我很高興能夠在夏天參加東尼的畢業典禮，他已經完成

開放大學的德語和歷史學業。我很少會為任何人感到驕傲，但他邀請了我去，真的令我感動。

東尼：哦，有太多的回憶我不方便分享，怕讓他難堪喔！有一次我們開車去某個地方，安德魯問我們是否可以在某個教堂停一下，他想進去祈禱。當然很好，我陪著他進去了。

你認為怎樣呢？

東尼：我被他這舉動給他及在場的其他崇拜者所帶來的虔誠和喜悅所震撼。這種方式與我和其他人在 gurdwara 所經歷的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。

你還從友誼中學到了什麼？

安德魯：我們的友誼中最棒的事情之一，就是我們都不會因為彼此觀點的衝突而感到冒犯，無論我們有多麼極端，這反而使得我們的討論變得更理智、有力和有趣。亞里士多德寫道：

最好的友誼形式不是基於共同的興趣或需要，而是基於雙方的愛，僅僅為對方是誰著想—這正是我們的友誼類型。

東尼：我學會了在踢完足球後，趕去漢堡吧時永不遲到！正經地說，我瞭解到對神的愛和敬拜，無論你如何瞭解和實踐，都比別人的觀點重要得多。我還學到，僅僅說你自己有多了不起，是不夠的，你必須實際上要將其付諸實踐。

這是雙向的嗎？

安德魯：是的，無論如何，東尼都是堅持和果斷的活生生的縮影。我經常發現自己受到他的啟迪，利用我得到的各種恩賜做得更多更好，他教會了我竭盡全力幫助別人的意義。他也提供了耐性的表樣，儘管我很懷疑，自己有在任何時間為他提供了任何榜樣？但我確信，我的生活因為有他的參與而變得更加美好。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
from <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Bu-Da-Ke-Neng-De-Peng-You-An-De-Lu-He-Dong-Ni/> (2026年2月4日)